

女性角色解“谜”之后 展露的真实生命力最是动人

——评悬疑剧《江照黎明》

谈洁

很多文化理论都曾试图证明,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大银幕还是小荧屏,其中的女性都是被凝视的对象。近几年屡屡成为爆款的悬疑类型网剧也遵循了这一理论,女性角色渐成此类剧集的剧作焦点和主要人物。

近日收官的悬疑剧《江照黎明》,尽管后半段的解密乏力、剧情拖沓造成评分高开低走,但这个讲述女性如何在婚姻中自救的故事,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仍然为观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视角,去更好地了解女性的处境。女人是一个谜,“谜”一样的女性是非常有魅力的,但在一部影视作品,一个女性角色在解“谜”之后展露出来的真实的生命力,对观众的吸引才是更强烈的。

因角色被重新评价的马思纯

《江照黎明》开播时正值循环烧脑剧《开端》热播,其能突围而出收获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思纯饰演的李晓楠一角。此前马思纯曾因体态圆润而在其它影视作品中引致了很多负面评价,但是在《江照黎明》中,这样的身材反而成了加分项。主人公李晓楠是一位努力工作只求安稳的普通女性,若不是发现了丈夫的背叛与故意伤害而奋起自救,可能会永远过着白天在房产中介工作,晚上在夜市摆摊炒炒做饭的日子。这是需要一定的体力和精力才能承受的生活重担,对于塑造这样的人物,身材发福的马思纯与角色的贴合度非常高,再加上发型简单,衣着朴实,大多以格子衬衫、针织开衫搭配中裙或阔腿裤,以浅紫色为主调,没有让观众感觉到有修饰身材的努力,整体观感以温柔亲和为主。如此种种,使李晓楠这个角色一出场就被观众相信并接受了:她的形象就像是我们身边常见的女性,平添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真实质感。

演员外在形象与角色贴合度的高低固然决定了观众对于角色的“第一印象”,但一个角色的呈现主要还是依赖于演员的专业性表演。视觉上的“胖”,是应对生活、反抗伤害的一种外在力量的展现,马思纯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身材特点进行表演。在李晓楠夜市摆摊的戏份中,通过颠勺、炒菜、刷锅等动作将这个非常生活化的状态真实再现出来,在学习游泳、深潜以及最终被推下江水自救的场景里,通过一系列体态和动作,把李晓楠浓浓的求生欲带到观众眼前,并让观众能够接受李晓楠成功上岸的剧情设定。与此同时,马思纯并没有把外在的“孔武有力”带到角色内心和情感的表演中来,而是将女性“刚”与“柔”的两面协调统一在了一个角色上,再进行准确地展现。比如马思纯对于李晓楠说话的方式和语气的表演方式是整体偏“柔”的,无棱角的,在台词处理上以发气声为主,眼神中流露出的情绪始终十分克制,以善良、温柔、不忍为主调。马思纯在剧中表演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维护了李晓楠这个角色性格内外的一致性,特别是在面对于红的多番挑衅时依然宽容、柔软。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避免了观众对李晓楠这个人物的观感从内心强大滑落至腹腹复仇的危险,事实上也确实避免了引发观众对这部悬疑罪案剧中女主角刺激丈夫实施谋杀的行为是否完全正当的讨论。

正是由于对角色精准的理解和表演上的处理,马思纯成功塑造了李晓楠这个角色,并将这个角色身上隐忍、坚强、宽容、救赎的女性力量和女性特质精准地传递出来。所以,剧中多次呈现的那一幕,即李晓楠收摊后拖着沉重的板车,像西西弗那样每一步都似乎在用力气向上攀登,才会如此令观众动容。

从女明星到女演员,关于身材的话题一直围绕着马思纯。在当下的大众流行文化里对女性的身材有着过于苛刻的要求,角色李晓楠与演员马思纯之间

也还存在着更丰富多义的关联性解读。观众喜欢马思纯塑造的李晓楠一角,“胖”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显性因子而已,背后其实潜藏着广大观众对于影视剧创作摒弃“幼幼瘦”单一刻板审美的诉求,对影视作品塑造出更贴近现实生活、更真实可感的人物的渴望。

悬疑类型下的女性角色塑造

悬疑类型网剧近几年有把女性角色推向核心位置的趋势。去年爱奇艺迷雾剧场主推了《八角亭迷雾》和《谁是凶手》,郝蕾和赵丽颖分别在两部剧中担纲主演,然而播出后的反响不如预期,可见悬疑类型下的女性题材创作和女性角色塑造想博得观众的青睐并不容易。

抛开演员表演风格的差异,仅从女性角色的塑造出发,将《江照黎明》中李晓楠与同类型剧集中的女性角色相比较,显然前者更能牵动观众的心。《八角亭迷雾》中郝蕾饰演的玄珠,迷离、感性,带有脆弱感,专为抚平少年创伤与家和解而来;《谁是凶手》中赵丽颖饰演的精神科医生沈雨,执着、理性,一心寻父,不惜以身试法来弥补父爱缺失的遗憾。她们或展现女性的细腻情感,或明显携带着专为悬疑创作而作的人性复杂,尽管剧集最终大结局都是“和解”式的,“大团圆”式的,这些服务于悬疑情节打造,被统摄于特定类型目标之下的女性角色,却很难获得观众的共鸣。

《江照黎明》中的李晓楠,像是从社会新闻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也像是我们身边的某个普通女性。这个角色将女性典型的母性特质,普通女性对幸福家庭的憧憬,都表现得直接又自然。意识到自己在婚姻生活中面临危险之后,李晓楠始终隐忍坚韧,步步为营,最终拯救了自己,保护了家人,还帮助了身边其他的



悬疑剧《江照黎明》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为观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视角。上图为剧中马思纯饰演的李晓楠与白客饰演的王诚之间充满温情的互相伸手,左图为李晓楠与赵淑珍饰演的奶奶

女性。这样一个角色,毫无疑问是能够给人带来启发和力量的。正如编剧曹笑天所说:“因为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受害的女性们,大多没有像她这样的勇气和机遇。李晓楠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也是一种对女性的希冀和祝福。”

围绕着女主角李晓楠,《江照黎明》中还对李春楠、于红、念念、母亲等女性人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建立起贴近当代现实生活的女性群像,也与女主角李晓楠形成了相互映照,她们之间的互帮互助,使该片流露出温情脉脉的底色。“当有人伸手要拉你一把的时候,你

尽管抓住那只手……”女主角李晓楠与男主角王诚之间的彼此几次互相伸手,也重新建立起了两性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对观众来说也是十分有力的温暖激励,让我们相信李晓楠这个虚构的人物和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是有可能真实发生的,还依然能够从她的身上获得力量,继续对这个世界保持真诚和热忱。

悬疑类型与社会推理剧之间,向来只是一墙之隔。悬疑类型的现实主义创作,离不开对人性、社会性的反映和挖掘,情节的曲折离奇与人物的典型性固

然重要,但一部文艺作品需要积极引导正面的人文价值,为人物和故事寻找出路也绝不能忽视。显然,《江照黎明》通过对李晓楠这一女性角色的塑造基本实现了创作者对社会与人文价值的观照,在该剧播出期间,家暴、私自安装摄像头、赌债是否是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等都成为普法热词。也正因为如此,该剧后半段在叙事上的薄弱和悬念设计的不足才更加让人感到惋惜。因为一部作品的社会价值,最终要靠艺术价值来实现。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时间流逝和情感得失中看到永恒

——评电影《花束般的恋爱》

刘春

创作出《东京爱情故事》时,编剧坂元裕二时年23岁,作品出手即为经典。他对爱情的演绎细腻、浪漫、真实感人又不至于泛滥,此后创作的《四重奏》《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问题餐厅》《母亲》《最完美的离婚》等多部剧作,几乎部部受到好评,并贡献出“爱情与生活经常发生碰撞,该怎么说呢,或许是在我有生之年都无法治愈的顽疾”“所谓复仇,只有愤怒是不够的,快乐而精彩地生活也是复仇,请你快乐而精彩地生活”等被都市男女奉为圭臬的“情感金句”。

都市感、现实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自我成长是坂元裕二剧作万变不离其宗的关切,其最新大银幕编剧本片,正在国内上映的《花束般的恋爱》(简称《花束》)同样延续了他对于爱情的一贯思考。

“以轻博重”突破类型常规设置

《花束》曾在受疫情影响的影院低迷时期,蝉联六周日本电影票房冠军,获得人气、口碑双高。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依照男女主角山音麦和八谷绢一见面、相识、相见甚欢到渐生厌倦、分手告别的爱情电影常见套路,以“编年体”的模式,通过不断出现的内心独白,讲述了两人从大学步入社会看似“平平无奇”的五年情感生活。

某种程度上,类型电影的价值正取决于影片平衡类型元素、叙述惯例与突破创新的能力。美国电影学者托马斯·沙茨认为类型电影的特征,“不仅在于构建想象世界的拍摄技巧,还在于这个世界是预先设定且完整的”,观众需要在重温类型惯例的过程中,“唤起此前的观影经验和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感知。”纵观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大多数爱情影片,都遵循了典型的爱情电影模式,即陷入爱情忘乎所以的两人,突然遭遇来自现实阶层、年龄、性格、种族、伦理、政治制度等等差异带来的困境,百折回回地经历考验,影片最终,或战胜困难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为世俗生活增添理想光辉,或以死亡、分



▲坂元裕二最新大银幕编剧本片《花束般的恋爱》延续了他对于爱情的一贯思考

别的悲剧搁置矛盾。

以“类型”考量,《花束》无疑具有鲜明的爱情类型片元素,故事架构大体符合爱情电影基本故事走向,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对“困境”的展开和表现,非常巧妙地突破了爱情类型电影的常规叙述。影片中二人所遇到的爱情考验,既是社会性的,即青年学子步入社会必须面对的心理、角色转化,同时更是“存在”意义上的:两人拥有难得一遇的灵犀契合度和高度贴合的文艺趣味,情感升温水到渠成,而分手的原因就是简简单单的不爱了。于是,这部不依靠狗血事件,没有家族世仇、生死攸关、小三插足等戏码,看似没有重要情节的影片,举重若轻地回归并展现了爱情本然的样子。

影片进而在剥离世俗功利算计的

前提下,讨论了爱情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两个都市青年男女,同样孤独、略带“丧”感、游离人群,不轻易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随着剧情缓缓推进,当小绢诧异小麦家的书架简直是她的翻版,当两人不约而同穿了情侣款见面,又多次从押井守、《宝石之国》聊到《黄金神威》、今村夏子……彼此都好像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人“自己”。影片通过大学、KTV、快餐店等场所营造出喧闹而疏离的都市感,作为原子化个体的小麦和小绢一旦深陷爱情,更意识到此前自我的不完整,幸而缺失的部分能够经由对方的相似和肯定得到补充,于是现代都市青年普遍性的孤独感得到极大慰藉,爱情的圆满附加了自我主体感的满足。借助同一时间两人之间语义衔接的切

换叙述,以及对同一事件两人的分次叙述,恋爱的升温、恋人的可贵、爱情的动人展露无疑。然而正如片名“花束”的寓意,一切美好灿烂终归颓败,见证了爱情美好的我们仍需同剧中人一起感受爱的丧失,银幕上如此合拍的两个人最终还是失去了爱情。

“以小见大”提升影片爱情格局

爱情电影里恋人们分手的原因,大体有“外在”(外界阻力)和“内在”(情感变质)两种划分,《花束》无疑更倾向后者,且因为之前两人爱的纯粹,两相映照,结束时彼此的怅然若失更教人意难平。和现实中许多校园恋爱类似,小麦

和小绢的爱情转折也发生在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迷茫期。两人的分手不仅是对一段感情的告别,更在美学、社会意义和主体性的层面具有多重意义。

“物哀”是日本文艺常见且经典的一种美学思潮,久松潜一博士将其美学特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哀感”五大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哀感”。正如落英缤纷体现樱花开到盛处即飘零的物哀之美,影片中的爱情如同无根花束,情浓过后失落是必然,也更体现爱情的娇贵和易逝。电影开场于2020年两人分手一年后的第一次偶遇,随后采用倒叙手法,势力均分地从两个人的角度分别追忆2015至2019五年间的爱情。当事人以旁观者的立场平静叙述,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却体现出对爱情由浓而淡而不伤的喟叹。

然而,曾经相爱的两个人究竟如何走到同时下定决心笑着说再见的地步?影片点到为止的社会问题反思,首先展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毕业之后,小绢依旧笃信小麦学生时代的恋爱誓言“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你维持现状”,闲暇时依然阅读纯文学、看漫画、打游戏,还会为了自己的喜好辞去更为稳定的工作。而小麦面对客户的欺辱,只觉得是工作必须承受的一部分,对曾经喜欢的漫画无感,阅读书目也换成了职场励志类读物。小绢对小麦的日渐麻木感到失望,后者也对小绢职场人的“学生状态”怒其不争,现实生活中无法妥善安放的内身同样无法拥有契合的灵犀。影片含蓄地指出日本作为高度资本化的现代社会,社畜青年的三条出路,要么如小麦公司的货车司机,在不认为自己为劳动者的价值观中把货物扔到大海精神崩溃,要么如小麦彻底认可资本逻辑安心成为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要么如小绢以放弃更好的物质条件为代价努力保有一方自我空间。大学时代生活环境的一致,突显了恋人的精神契合,步入社会的不同境遇,则加剧了两人价值分歧,现实压力下两人的渐行渐远也就在所难免了。

除了“花束”,“耳机”也是本片对二人关系的一处精妙隐喻。影片最后,没有经历车祸、重症、出国等狗血波折却

失去真挚爱情的两个人,都痛彻地领悟到“恋爱是不能分享的,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个”,就好像音乐分为左右声道,如果两人用同一个耳机,实际听到的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歌,就好像两个人分吃炸鸡猪排盖饭,一个人吃的是炸鸡猪排,另一个人吃的是盖饭。天涯路人的结局固然令人扼腕,然而正如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中认为的,“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悲剧最彻底、最坚定地直面了人生的意义问题”,《花束》对男女主角的人生选择做出了不带偏见的尊重,分手之际在同一个餐厅两人看到更年轻的情侣,一如当年的自己,彼此仍存爱意,然而无论小绢对自己的苦苦坚持,不愿为爱妥协,还是小麦的日渐世故,愿意接受爱人变亲人的婚姻生活,影片对此都不做评价,于是,我们在爱情的丧失中同样看到了情感与自我成长这一带有终极意味的深刻地步?影片点到为止的社会问题反思,首先展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毕业之后,小绢依旧笃信小麦学生时代的恋爱誓言“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你维持现状”,闲暇时依然阅读纯文学、看漫画、打游戏,还会为了自己的喜好辞去更为稳定的工作。而小麦面对客户的欺辱,只觉得是工作必须承受的一部分,对曾经喜欢的漫画无感,阅读书目也换成了职场励志类读物。小绢对小麦的日渐麻木感到失望,后者也对小绢职场人的“学生状态”怒其不争,现实生活中无法妥善安放的内身同样无法拥有契合的灵犀。影片含蓄地指出日本作为高度资本化的现代社会,社畜青年的三条出路,要么如小麦公司的货车司机,在不认为自己为劳动者的价值观中把货物扔到大海精神崩溃,要么如小麦彻底认可资本逻辑安心成为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要么如小绢以放弃更好的物质条件为代价努力保有一方自我空间。大学时代生活环境的一致,突显了恋人的精神契合,步入社会的不同境遇,则加剧了两人价值分歧,现实压力下两人的渐行渐远也就在所难免了。

影片结尾回到两人偶遇之后,曾经的恋人表面不动声色,内心依旧彼此牵挂,并未释怀。恋爱前的小麦,把自己被谷歌地图无意拍到的街景照片视为人生的第一次奇迹,结尾处的小麦搜索曾经的面包店,看到自己和小绢的照片惊呼遇到第二次奇迹。也许,他们的故事还有后续,谁知道呢,爱情就是这样不可理喻,布满现实泥潭又有明月高悬。而我们在,好的爱情电影中看到爱情,看到理想,看到自己,看到现实,也于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得失中看到永恒。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